

第九十七回

金酬外護遭魔毒

聖顯幽魂救本原

且不言唐僧等在華光破屋中，苦奈夜雨存身。却說銅臺府地靈縣城內有夥兇徒，因宿娼飲酒，賭博花費了家私，無計過活，遂夥了十數人做賊，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個財主，那家是第二個財主，去打劫些金銀用度。內有一人道：『也不用緝訪，也不須算計，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員外家，十分富厚。我們乘此夜雨，街上人也不防備，火甲等也不巡邏，就此下手，劫他些資本，我們再去嫖賭兒耍子，豈不美哉？』

衆賊歡喜，齊了心，都帶了短刀，蒺藜，拐子，悶棍，麻繩，火把，冒雨前來，打開寇家大門，吶喊殺人，慌得他家裏，若大若小，是男是女，俱躲個乾淨。媽媽兒躲在牀底，老頭兒閃在門後；寇梁寇棟與着親的幾個兒女，都戰戰兢兢的四散逃走。顧命那夥賊拿着刀，拿着火，將他家箱籠

打開，把些金銀寶貝，首飾衣裳，器皿傢伙，盡情搜劫。那員外割捨不得，拚了命，走出門來，對衆強人哀告道：『列位大王，殺你用的便罷，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。』那衆強人那容分說，趕上前，把寇員外擦陰一脚踢翻在地，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，七魄悠悠別世人！

衆賊得了手，走出寇家，順城脚做了軟梯，幔城牆一一繫出，冒着雨連夜奔西而去。那寇家僮僕，見賊退了，方纔出頭。及看時，老員外已死在地下，放聲哭道：『天呀！主人公已打死了！』衆皆伏屍而哭，悲悲啼啼。

將四更時，那媽媽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齋供，因爲花撲撲的送他，惹出這場災禍，便生妒害之心，欲陷他四衆，扶肴寇梁道：『兒啊，不須哭了。你老子今日也齋僧，明日也齋僧，豈知今日做圓滿，齋着那一夥送命的僧也！』他兄弟道：『母親，怎麼是送命僧？』媽媽道：『賊勢兇勇，殺進房來，我就躲在牀下，戰兢兢的留心向燈火處看得明白。你說是誰點火的是唐僧，持刀的是豬八戒，搬金銀的是沙和尚，打死你父親是孫行者。』

二子聽言，認了真實，道：『母親既然看得明白，必定是了。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，將我

家門戶體口口口口看熟了，財動人心，所以乘此夜雨，復到我家，既劫去財物，又害了父親，此情何毒？待天明到府裏遞失狀坐名告他。」寇棟道：「失狀如何寫？」寇梁道：「就依母親之言，寫道——」

『唐僧點着火，八戒叫殺人，沙和尚劫出金銀去，孫行者打死我父親。』

一家子噪噪鬧鬧，不覺天曉。一壁廂傳請親人，置辦棺木；一壁廂寇梁兄弟，赴府投詞。原來這銅臺府刺史大人——

平生正直，素性賢良。少年向雪案攻書，早歲在金鑾對策。常懷忠義之心，每切仁

慈之念。名揚青史播千年，龔黃再見；聲振黃堂傳萬古，卓魯重生。

當時坐了堂，發放了一應事務，即令抬出放告牌。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，跪倒高叫道：『爺爺，小的們是告強盜得財殺傷人命重情事。』刺史接上狀去，看了這般這的，如此如彼，即問道：『昨日有人傳說，你家齋僧圓滿，齋得四衆高僧，乃東土唐朝的羅漢，花撲撲的滿街鼓樂送行，怎麼却有這般事情？』

寇梁等磕頭道：『爺爺，小的父親寇洪，齋僧二十四年，因這四僧遠來，恰足萬僧之數，因此做了圓滿，留他住了半月。他就將路道門窗都看熟了。當日送出，當晚復回，乘黑夜風雨，遂明火執杖，殺進房來，劫去金銀財寶，衣服首飾；又將父打死在地。望爺爺與小民做主！』刺史聞言，即點起馬步快手并民壯人役，共有百五十人，各執鋒利器械，出西門一直來趕唐僧四衆。

却說他師徒們在那華光竹院破屋下挨至天曉，方纔出門，上路奔西。可的那些強盜當夜打劫了寇家，繫出城外，也向西方大路上，行經天曉，走過華光院西去，有二十里遠近，藏於山凹中，分撥金銀等物。分還未了，忽見唐僧四衆順路而來，衆賊心猶不歇，指定唐僧道：『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來了？』衆賊笑道：『來得好！來得好！我們也是幹這般沒天理的買賣。這些和尚緣路來，又在寇家許久，不知身邊有多少東西，我們索性去截住他，奪了盤纏，搶了白馬湊分，却不是遂心滿意之事？』

衆賊遂持兵器，吶一聲喊，跑上大路，一字兒擺開，叫道：『和尚！不要走！快留下買路錢，饒你性命！牙迸半個不字，一刀一個，決不留存！』說得唐僧在馬上亂戰，沙僧與八戒心慌，對行者道：『怎为了怎的了！苦奈半夜雨天，又早遇強徒斷路，誠所謂「禍不單行」也！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莫怕，兄弟勿憂。等老孫去問他一問。』好大聖，束一束虎皮裙，抖一抖錦布直裰，走近前，叉手當胸道：『列位是做甚麼的？』賊徒喝道：『這厮不知死活，敢來問我！你額顱下沒眼，不認得我是大王爺爺！快將買路錢來，放你過去！』

行者聞言，滿面陪笑道：『你原來是剪徑的強盜！』賊徒發狠，叫：『殺了！』行者假假的驚恐道：『大王大王！我是鄉村中的和尚，不會說話，沖撞莫怪，莫怪！若要買路錢，不要問那三個，只消問我。我是個管帳的。凡有經錢，襯錢，那裏化緣的布施的，都在包袱中，盡是我管出入。那個騎馬的是我的師父。他却只會念經，不管閑事。財色俱忘，一毫沒有。那個黑臉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個後生，只會養馬。那個長嘴的是我雇的長工，只會挑擔。你把三個放過去，我將盤纏，衣鉢，盡情送你。』

衆賊聽說：『這個和尚倒是個老實頭兒。既如此，饒了你命，教那三個丟下行李，放他過去。』行者回頭使個眼色，沙僧就丟了行李擔子，與師父牽着馬，同八戒往西徑走。行者低頭打開包袱，就地攤把塵土，往上一洒，念個呪語，乃是個定身之法，喝一聲『住！』那夥賊——共有三十來名——一個個咬着牙，睜着眼，撒着手，直直的站定，莫能言語，不得動身。行者跳出路口，叫道：『師父，回來！回來！』八戒慌了道：『不好，不好！』師兄供出我們來了！他身上又無錢財，包裹又無金銀，必定是叫師父要馬哩。——叫我們是剝衣服了。』沙僧笑道：『二哥莫亂說！大哥是個了得的。向者那般毒魔狠怪，也能收服，怕這幾個毛賊？他那裏招呼，必有說話，快回去看看。』

長老聽言，欣然轉馬，回至邊前，叫道：『悟空，有甚事叫回來也？』行者道：『你們看這些賊是怎的說？』八戒近前推着他，叫道：『強盜，你怎的不動彈了？』那賊渾然無知，不言不語。八戒道：『好的痴癡了！』行者笑道：『是老孫使個定身法定住也。』八戒道：『既定了身，未曾定口，怎麼連聲也不做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請下馬坐着。常言道：「只有錯捉，沒有錯放。」兄

弟，你們把賊都扳翻倒，綑了，教他供一個供狀，看他是一個雞兒強盜，把勢強盜。『沙僧道：『沒繩索哩。』行者即拔下些毫毛，吹口仙氣，變作三十條繩索，一齊下手，把賊扳翻，都四馬攢蹄，却又念念解呪，那夥賊漸漸甦醒。

行者請唐僧坐在上首，他三人各執兵器喝道：『毛賊！你們一起有多少人？做了幾年買賣？打劫了多少東西？可曾殺傷人口？還是初犯，却是二犯三犯？』衆賊開口道：『爺爺饒命！』行者道：『莫叫喚！從實供來！』衆賊道：『老爺，我們不是久慣做賊的，都是好人家子弟，只因不才，吃酒賭，宿娼，要將父祖家業，盡花費了，一向無幹，又無錢用，訪知銅臺府城中，寇員外家貲財豪富，昨日合夥，當晚乘夜雨昏黑，就去打劫，劫的有些金銀服飾，在這路北下，山凹裏正自分贓，忽見老爺們來，內中有認得是寇員外送行的，必定身邊有物；又見行李沉重，白馬快走，人心不足，故又來邀截。豈知老爺有大神通法力，將我們困住，萬望老爺慈悲，收去那劫的財物，饒了我的性命也！』

三藏聽說是寇家劫的財物，猛然吃了一驚，慌忙站起道：『悟空，寇老員外十分好善，如

何招此災厄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只爲送我們起身，那等彩帳花幢，盛張鼓樂，驚動了人眼目，所以這夥光棍就去下手他家。今又幸遇着我們，奪下他這許多金銀服飾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們擾他半月，感激厚恩，無以爲報，不如將此財物護送他家，却不是一件好事？」

行者依言，即與八戒、沙僧，去山凹裏取將那些贓物，收拾了，馱在馬上；又教八戒挑了一擔金銀，沙僧挑着自己行李。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，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，只得將身一抖，收上毫毛。那夥賊鬆了手脚，爬起來，一個個落草逃生而去。這唐僧轉步回身，將財物送還員外。這一去，却似飛蛾投火，反受其殃。有詩爲證：

恩將恩報人間少，反把恩慈變作仇。下水救人終有失，三思行事却無憂。

三藏師徒們將着金銀服飾拿轉，正行處，忽見那鎗刀簇簇而來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徒弟，你看那兵器簇擁相臨，是甚好歹？」八戒道：「禍來了，禍來了！這是那放去的強盜，他取了兵器，又夥了些人，轉過路來與我們鬪殺也！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那來的不是賊勢？」——大哥，你仔細觀之。」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：「師父的災星又到了，此必是官兵捕賊之意。」

說不了，衆兵卒至邊前，撒開個圈子陣，把他師徒圍住道：『好和尚！打劫了人家東西，還在這裏搖擺哩！』一擁上前，先把唐僧抓下馬來，用繩捆了；又把行者三人，也一齊捆了；穿上扛子，兩個抬一個，趕着馬，奪了擔，徑轉府城。只見那：

唐三藏，戰戰兢兢，滴淚難言。猪八戒，絮絮叨叨，心中報怨。沙和尚，囊突突，意下躊躇。孫行者，笑嘻嘻，要施手段。

衆官兵攢擁扛抬，須臾間，拿到城裏，徑自解上黃堂報道：『老爺，民快人等，捕獲強盜來了。』那刺史端坐堂上，賞勞了民快，檢看了賊贓，當叫寇家領去，却將三藏等提近廳前，問道：『你這起和尚，口稱是東土遠來，向西天拜佛，却原來是些設法躍看門路，打家劫舍之賊！』三藏道：『大人容告：貧僧實不是賊，決不敢假，隨身現有通關文牒可照。只因寇員外家齋我等半月，情意深重，我等路遇強盜，奪轉打劫寇家的財物，因送還寇家報恩，不期民快人等捉獲，以爲是賊。實不是賊。望大人詳察。』刺史道：『你這厮見官兵捕獲，却巧言報恩。既是路遇強盜，何不連他捉來，報官報恩？如何只是你四衆你看！寇梁遞得失狀，坐名告你，你還敢展！』

掙？」

三藏聞言，一似大海烹舟，魂飛魄喪，叫：「悟空，你何不上來折辯？」行者道：「有賊是實，折辯何爲？」刺史道：「正是啊！賊證現在，還敢抵賴？」叫手下「拿腦箍來，把這禿賊的光頭箍他一箍，然後再打！」行者慌了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雖是我師父該有此難，遂不可教他十分受苦。」他見那皂隸們收拾索子，結腦箍，即便開口道：「大人且莫箍那個和尚。昨夜打劫寇家，點燈的也是我，持刀的也是我，劫財的也是我，殺人的也是我。我是個賊頭，要打只打我，與他們無干，但只不放我便是。」

刺史聞言，就教先箍起這個來。皂隸們齊來上手，把行者套上腦箍，收緊了一勒，挖扑的把索子斷了；又結又箍，又挖扑的斷了；一連箍了三四次，他的頭皮，皺也不會皺一些兒。却又換索子再結時，只聽得有人來報道：「老爺，都下陳少保爺爺到了，請老爺出郭迎接。」那刺史即命刑房吏「把賊收監，好生看轄。待我接過上司，再行拷問。」刑房吏遂將唐僧四衆推進監門。八戒、沙僧，將自己行李擔進隨身。

三藏道：『徒弟，這是怎麼起的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，進去進去！進去這裏邊沒狗，倒好耍子！』可憐把四衆捉將進去，一個個都推入轄牀，扣拽了滾肚，敵腦，攀胸。禁子們又來亂打。三藏苦痛難禁，只叫：『悟空，怎的好！怎的好！』行者道：『他打是要錢哩。常言道：「好處安身，苦處用錢。」如今與他些錢，便罷了。』三藏道：『我的錢自何來？』行者道：『若沒錢，衣服也是把那袈裟與了他罷。』

三藏聽說，就如刀刺其心。一時間見他打不過，只得開言道：『悟空，隨你罷。』行者便叫：『列位長官，不必打了。我們擔進來的，那兩個包袱中，有一件錦欄袈裟，價值千金。你們解開拿了去罷。』衆禁子聽言，一齊動手，把兩個包袱解看。雖有幾件布衣，有個引袋，俱不值錢。只見幾層油紙包裹着一物，霞光熠熠，知是好物。抖開看時，但只見——

巧妙明珠綴，稀奇佛寶攢。盤龍鋪繡結，飛鳳錦沿邊。

衆皆爭看，又驚動本司獄官，走來喝道：『你們在此嚷甚的？』禁子們跪道：『老爹纔却捉按送下四個和尚，乃是大夥強盜。他是我們打了他幾下，把這兩件包袱與我。我們打開看

時，見有此物，無可處置。若衆人扯破分之，其實可惜；若獨歸一人，衆人無利。幸老爹來，憑老爹做個劈着。」獄官見了，又是一件袈裟，又將別項衣服並引袋兒通檢看了，又打開袋內關文一看，見有各國的寶印花押，道：『早是我來看呀！不然，你們都撞出事來了。這和尚不是強盜。切莫動他衣服。待明日太爺再審，方知端的。』

衆禁子聽言，將包袱還與他，照舊包裹，交與獄官收訖。漸漸天晚，聽得樓頭起鼓，火甲巡更。捱至四更三點，行者見他們都不呻吟，盡皆睡着，他暗想道：『師父該有這一夜牢獄之災。老孫不開口折辯，不使法力者，蓋爲此耳。如今四更將盡，災將滿矣，我須去打點打點，天明好出牢門。』你看他弄本事，將身小一小，脫出轄牀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猛蟲兒，從房簷瓦縫裏飛出。見那星光月皎，正是清和夜靜之天地，認了方向，徑飛向寇家門首，只見那街西下一家兒燈火明亮，又飛近他門口看時，原來是個做豆腐的。見一個老頭兒燒火，媽媽兒擠漿。

那老兒忽的叫聲『媽媽，寇大官且是有子有財，只是沒壽。我和他小時，同學讀書，我還大他五歲。他老子叫做寇銘，當時也不上千畝田地，放些租帳，也討不起。他到二十歲時，那銘

老兒死了，他掌着家當，其實也是他一步好運。娶的妻，那張旺之女，小名叫做穿針兒，却倒旺夫。自進他門，種田又收，放帳又起，買着的有利，做着的賺錢。被他如今掙了有十萬家私。他到四十歲上，就回心向善，齋了萬僧。不期昨夜被強盜踢死。可憐！今年纔六十四歲，正好享用，何期這等向善，不得好報，乃死於非命？可嘆！可嘆！

行者一一聽之，却早五更初點，他就飛入寇家，只見那堂屋裏已停着棺材，材頭邊點着燈，擺列着香燭花果，媽媽在旁啼哭；又見他兩個兒子也來拜哭，兩個媳婦拿兩盞飯兒供獻。行者就釘在他材頭上，咳嗽一二聲，說得那兩個媳婦，查手舞腳的往外跑；寇梁兄弟，伏在地，下，不敢動，只叫『爺爺！爺爺！……』那媽媽子胆大，把材頭撲了一把，道：『老員外，你活了？』行者學着那員外的聲音道：『我不會活。』兩個兒子一發慌了，不住的叩頭垂淚，只叫『爺爺！爺爺！』

媽媽子硬着胆，又問道：『員外，你不會活，如何說話？』行者道：『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。說道：「那張氏穿針兒枉口誑舌，陷害無辜。」』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

名，慌得跪倒磕頭道：『好老兒啊！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，我那些枉口誑舌，害甚麼無辜？』行者喝道：『有個甚麼』

『唐僧點着火，八戒叫殺人。沙僧劫出金銀去，行者打死你父親！』

『只因你誑言，把那好人受難。那唐朝四位老師，路遇強徒，奪將財物，送來謝我，是何等好意？你却假捻失狀，着兒子們首官，官府又未細審；又如今把他們監禁，那獄神、土地、城隍，俱慌了，坐立不寧，報與閻王。閻王轉差鬼使押解我來家，教你們起早解放他去；不然，教我在家攪鬧一月，將合家老幼並雞狗之類，一個也不存留！』寇梁兄弟，又磕頭哀告道：『爹爹請回，切莫傷殘老幼。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遞解狀，願認招回，只求存歿均安也。』

行者聽了，即叫：『燒紙，我去呀！』他一家兒都來燒紙，行者一翅飛起，徑又飛至刺史住宅裏面。低頭觀看，那房內裏已有燈光。見刺史已起來了，他就飛進中堂看時，只見中間後壁掛着一軸畫兒，是一個官兒騎着一匹點子馬，有幾個從人，打着一把青傘，擎着一張校牀，更不識是甚麼故事，行者就釘在中間。忽然那刺史自房裏出來，盪着腰梳洗。行者猛的裏咳嗽

一聲把刺史謊得慌慌張張，走入房內。梳洗畢，穿了大衣，即出來對着畫兒焚香禱告道：『伯考姜公乾一神位。孝姪姜坤三蒙祖上德蔭，忝中甲科，今叨受銅臺府刺史，旦夕侍奉香火不絕，爲何今日發聲？切勿爲邪祟，恐誑家衆。』

行者暗笑道：『此是他大爺的神子！』却就綽着經兒，叫道：『坤三賢姪，你做官雖承祖蔭，一向清廉，怎的昨日無知，把四個聖僧當賊，不審來音，囚於禁內，那獄神、土地、城隍不安，報與閻君，閻君差鬼使押我來對你說，教你推情察理，快快解放他；不然，就教你去陰司折證也。』刺史聽言，心中悚懼道：『大爺請回，小姪升堂，當就解放。』行者道：『既如此，燒紙來。我去見閻君回話。』刺史復添香燒紙拜謝。

行者又飛出來看時，東方早已發白。及飛到地靈縣，又見那合縣官却都在堂上。他思道：『猛蟲兒說話，被人看見，露出馬脚來不好。』他就半空中，改了個大法身，從空裏伸下一隻脚來，把個縣堂踹滿，口中叫道：『衆官聽着：我乃玉帝差來的浪蕩遊神，說你這府監裏屈打了取經的佛子，驚動三界諸神不安，教我傳說，趁早放他；若有差池，教我再來一脚，先踢死合。』

府縣官，後躡死四境居民，把城池都踏爲灰燼！

概縣官吏人等，慌得一齊跪倒，磕頭禮拜道：『上聖請回。我們如今進府，稟上府尊，即教放出千萬莫動脚，驚唬死下官。』行者纔收了法身，仍變做個猛蟲兒，從監房瓦縫裏飛入，依舊鑽在轄牀中間睡着。

却說那刺史升堂，纔抬出投文牌去，早有寇梁兄弟，抱牌跪門叫喊。刺史着令進來。二人將解狀遞上。刺史見了，發怒道：『你昨日遞了失狀，就與你拿了賊來，你又領了賊去，怎麼今日又來遞解狀？』二人滴淚道：『老爺，昨夜小的父親顯魂道：『唐朝聖僧，原將賊徒拿住，拿獲財物，放了賊去，好意將財物送還我家報恩，怎麼反將他當賊，拿在獄中受苦？獄中土地城隍不安，報了閻王，閻王差鬼使押解我來教你赴府再告，釋放唐僧，庶免災咎；不然，老幼皆亡。』因此，特來遞個解詞，望老爺方便！方便！』

刺史聽他說了這話，却暗想道：『他那父親，乃是熱屍，新鬼顯魂，報應猶可；我伯父死去

五六年了，却怎麼今夜也來顯魂，教我審放……看起來必是冤枉。」

正忖度間，只見那地靈縣知縣等官，急急跑上堂，亂道：『老大人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適纔玉帝差浪蕩遊神下界，教你快放獄中好人。昨日拿的那些和尚，不是強盜，都是取經的佛子。若少遲延，就要踢殺我等官員，還要把城池連百姓都踏爲灰燼。』刺史又大驚失色，即叫刑房吏火速寫牌提出。當時開了監門提出。八戒愁道：『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。』行者笑道：『管你一下兒也不敢打。老孫俱已幹辦停當。上堂切不可下跪，他還要下來請我們上坐。却等我們問他要行李馬匹，少了一些兒，等我打他你看。』

說不了，已至堂口。那刺史知縣並府縣大小官員，一見，都下來迎接道：『聖僧昨日來時，一則接上司忙迫，二則又見了所獲之賊，未及細問端的。』唐僧合掌躬身，又將前情細陳了一遍。衆官滿口認稱，都道：『錯了，錯了！莫怪，莫怪！』又問獄中可曾有甚疎失。行者近前努目睜看，厲聲高叫道：『我的白馬是堂上人得了，行李是獄中人得了，快快還我！今日却該我拷較你們了！枉拿平人做賊，你們該個甚罪？』府縣官見他作惡，無一個不怕，即便叫收馬的牽